

名家散文

散文就是同亲人谈心

Mingjia Sanwen
Zixuanji

自选集

前世是鸟

叶延滨 / 著

华语文学
100年全景
回望与梳理

收录 叶延滨散文

《赶在太阳升起之前》《半瓶老酒一杯茶》《喝高了》
《灵感之道》《那一双忧郁的眼睛》《蒲居小记》
《气息》《跳房子》《无来由》《独饮时光》等
重要篇章。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前世是鸟

叶延滨 /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前世是鸟 / 叶延滨著.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8

(名家散文自选集)

ISBN 978-7-5139-1673-8

I. ①前… II. ①叶…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8239 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前世是鸟

QIANSHI SHINIAO

出 版 人	许久文
总 策 划	李继勇
责任编辑	刘 芳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 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10 号望海楼 E 座 7 层
邮 编	100142
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23 印张
字 数	21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1673-8
定 价	39.8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前世是鸟

目录

赶在太阳升起之前 / 1
不同你玩了 / 5
茶和咖啡的对话 / 9
半瓶老酒一杯茶 / 15
喝凉水 / 19
边城腾冲行记 / 24
喝高了 / 33
回头一瞥 / 37
同学会 / 41
童年那些事 / 46
掉进坑底 / 49
灵感之道 / 54
回忆的力量 / 58
无即是有 / 62
“华佗故事”及其联想 / 65
那一双忧郁的眼睛 / 69
饭桌大过天 / 73
接地气 / 77
梨花深处是吾家 / 81
耐心的胜利 / 86

母亲的故事 / 91
登泰山小记 / 103
老 了 / 107
大隐于市之道 / 110
真相不远 / 114
活色生香又一天开始了 / 118
蒲居小记 / 121
气 息 / 125
简单的快乐 / 129
宁都莲花赋 / 132
开机关机 / 138
文玩笔筒 / 142
快乐的事 / 146
端砚余墨 / 149
行吟大九寨 / 153
原生态 / 160
跳房子 / 164
时间爬得比蜗牛还慢 / 168
流动的家 / 172
襄阳的封面与唐诗的封底 / 176
不带手机的约会 / 183
成为风景的猪蹄 / 189
高峰时刻也挤了回地铁 / 193
腿的自由 / 197
细嚼慢咽 / 201
写作者的姿态 / 204
倦 意 / 208
面对动物像小学生一样的思考 / 213
无来由 / 216
云南的云 / 219

享受失败 / 222
烛光在前 / 226
你的位置 / 230
童年小忆：麻雀 / 234
简约生活 / 238
山上的水 / 242
心 寻 / 246
一滴泉水流出了济南 / 249
心里美 / 254
记忆中有一簇蓝色小花 / 257
前世是鸟 / 261
喀纳斯札记 / 265
京都清凉小札 / 275
南阳的石头 / 288
夜宿诗上庄 / 293
老友记 / 297
归巢的太阳 / 300
珠海遇大寒 / 305
一水滴三江 / 309
大埂古村小记 / 313
走 嘞 / 317
独饮时光 / 320
吾爱吾师 / 324
你别不高兴 / 329
大雁高飞 / 332
荔枝红了 / 336
春雨醉 / 341
兔子汤的汤 / 349
松江的两个故事 / 353
阳台看景（代跋） / 357

赶在太阳升起之前

曾经有过一段非同一般却极其荒诞的经历。18岁之前和3个高中同班同学步行6700里路，从四川的大凉山走到北京，这3个同学的名字是陶学焱、王守智、张云洲。几年前回西昌见到了这3位同学，还一起照了相。今天想起他们，是因为想起一个词：“恋栈”。

老子有言：“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有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讲的是急流勇退，见好就收，反之，则称为恋栈。恋栈之情浓者，一辈子占着一个坑，还用专一、献身、热爱之词当作花环摆在自己的面前，说得多了别人不感动，自己也感动，好像提前念悼词。很多事，说透了其实简单，比方对一切不知进退，死守活赖的行为客气地说出“恋栈”二字，很真切，又形象。

所以想到那3个老同学，就是想到那6700里路，用了4个半月，最重要的体验，就是每天和“恋栈”角力。长途跋涉，每

天多则百里，少也六七十里。到了这天的目的地，吃饱喝足，用热水烫了脚，仰面躺下，休管是草堆还是硬水泥地，这6尺长两尺宽的地方就是天堂！（是啊，跋涉一天腰酸腿疼，得到伸展休息的机会容易吗？虽说只是行程中的一站，与人生中的一驿，道理相同，都得之不易难舍难离。）继续前行的可能，就是与这样越走越强烈的“恋栈”情结角力。

我们的“长征”，只是一次小小的反叛行为。因为“文化大革命”学校不能上课了，因为毛主席接见造反的红卫兵，学校里家庭出身好的同学都得到一次天赐机会坐车上北京“大串连”。我因为父母被打成“黑帮分子”揪斗，其他3个同学的家庭也不够当红卫兵资格。少年气盛，4个人在学校贴出一张“我们也要到北京见毛主席”的堂皇宣言，深夜背上行李卷，连夜北上。一路上害怕红卫兵和校方阻截，每到一地，都在凌晨三四点钟起程赶路。

凌晨出门行路难啊。梦中被闹钟吵醒，从热被窝出来是初冬的寒风，没有灯火的马路一片漆黑，一边走还一边打瞌睡……头两天这样走还行，因为害怕被抓回去。再往后走，就难了。谁不想多睡一会儿，谁不留恋热被窝？只是这样一来，几乎就没办法再走下去了。睡够了起床，再吃了早饭，就到了八九点钟了。走不了30里，太阳当头，就该吃午饭了。下午在阳光下行军，十分燥热，到了住宿点，什么事也干不了，倒头

睡觉。第二天更不想起床，越走越没劲头。于是4个人认真休整一天，商量是继续走下去，还是结束行程回家。面子当紧，回头丢人，那就必须确定怎么走。头几天每天最小行程都在80多里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凌晨三四点钟起身上路，用前面的词来说，就是：“绝不恋栈”！

凌晨三四点钟起程。天黑风凉，走起路来快，也不出汗。有时太冷了，背着军用壶里装着烧酒，喝上一大口，寒气全消！等到天亮了，太阳出来了，已经行程近一半，走出三四十里路。吃过早饭，再走到中午最热的一点多时，就到了今天的目的地。午餐后，还能在乡镇上逛一逛。我们带了个行程本。每到一地，就到所在地的邮局，请邮局在我们的本子上盖上一个当天的邮戳。就这样，路也走了，每到一处还能在太阳下山前休整闲逛一下。天一黑，烫脚睡下，这样一天天下来，形成习惯，凌晨自然就醒了。

走完那6700里路是我和我的同学一生都值得回味的事情，那也是年轻人才可能去冒的风险。完成这漫长的旅程有许多因素促成，比如说全社会都无事可干，比如说社会风气相对淳朴，比如说年轻人都有追星族的情结而我们那时追一颗“红太阳”，比如说我们没有退路却还想向红卫兵们叫板……在所有的可能中，最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的长途跋涉建立在“不恋栈”的行程表上，赶在太阳出来以前，让眼前有全新的

地平线，让身边有全新的风景，而且还有已经写在新的一天日志上的里程数给自己的成就感。

我不喜欢也不想学那个坐在老牛车上的诗人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生活告诉过我，生活没有老子的道德经那样深奥，生活曾经就这么明白地说：离开焐热的被窝，新的开始就在太阳升起以前！……

2009年

不同你玩了

这是一句小孩才说的话。这句话会唤起许多的记忆。

一群孩子在院子里游戏，好好地，又跑又跳，突然，这群孩子对着一个孩子说：“不给你玩了，就不给你玩了。”那孩子半张着嘴，想说什么，没有说出来，眼泪却流下来了，他用牙咬着下嘴唇，转身离开了这群孩子，那些孩子啊啊地笑着跳着，好像欢呼着一场比赛的胜利。

我觉得这个场景就在昨天，我该是他们的爷爷了，但就是那一句：“我不同你玩了！”让我感到这个世界最早的寒意。我认为，游戏是人生最重要的课堂，孩子们在游戏中长大，学会与人交往，懂得友爱与友谊，明白互助与互利，同时也会知道争斗，知道羡慕和妒忌，知道委屈与孤立。

一群孩子呼啸而来，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也许因为我做得不好没有让“孩子王”满意，也许因为我的出众，让比我更有威望的孩子丢了面子跌了份：“不同你玩了！”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是不同你玩了。我在人群中用目光搜索我的铁哥

们，而我的好朋友害怕也被孤立，把脸扭到一边，一只脚在地上不由自主地蹭来蹭去。这时，我感觉这个世界真的太让人失望了。我忍住眼泪，跑回家，妈妈一眼就明白出事了：“怎么啦？谁惹我的宝贝儿子了。”话音未落，我会委屈得放声大哭，小胸脯像风箱一样起伏，抽抽哽咽得一句话都不成句子。

为什么委屈？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家里的宝贝，爹妈捧着哄着供着。游戏是孩子们的事，而孩子的游戏规则也是有“潜规则”，有等级，有头目，而等级和头目，有多种因素形成，父母的地位，老朋友和新人，岁数和体格等，如果这个孩子的爸爸是这个单位的一把手，那么在院里没人敢惹他，当然如果另一个孩子膀大腰粗能打架，也有机会当孩子王。

“不同你玩了！”是我从游戏中体会到的群体生活中重要的惩罚。现在的孩子不仅是独生子女，也缺乏孩子间游戏所进行的“社会演习”，特别是那些坐在电脑前打游戏的孩子，不会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不同你玩了！”这是一个群体对你个人宣示的惩罚。人是社会动物，渴求交往，追求他人的理解和承认，这在孩童时代就会显露的天性。最彻底让我明白，当别人向你说这句话不一定是你的错，那是在读高中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里有了红卫兵，我是共青团员还被选为学生会的学习部长，突然一下子变成黑帮子女了，官方正式说法叫“可以教

育好的子女”。我认真地感受到，那些戴着红袖章的过去的同学和朋友，一起对我说：“不同你玩了！你玩完了！”我第一次懂得骂人不带脏字：“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没有一个贬义词，但不明明白白在说“你现在不是个好东西”吗！我被激怒了，我想明白了，我扭头就做自己的事，找到3个还认可我的同学，组织了一个长征队，在红卫兵们坐着火车大串连时，我们走了6700里路，从四川走到北京，干了人生一件无用但值得记住的事，就这样走进了社会生活……

参加工作后，常常感受到荣辱无端，毁誉无定。一段时期像中了头彩，好事接着好事，领导重视，同事支持，群众满意，荣誉无数。另一段时期好像噩梦缠身，倒霉事接着冤枉事，领导不满，流言不断，冷板凳伺候。所谓宠辱不惊，难的还是后者，热乎乎的脸贴上冷屁股，热乎乎的屁股坐上冷板凳。

不同你玩了。老板跟你说，换一种说法：“请另谋高就。”领导跟你说，用另一种语调：“组织上考虑根据（下面任选一词组填空：群众反映、工作需要、政策规定、集体研究）决定你……”

以我的经验，遇到这种情况，光委屈没用，学秋菊要个说法更傻（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去证明老板或领导的一个小失误，绝对是对自我生命的浪费！）。自己需要很快地将官话或

光鲜辞藻转译回那句话：“不同你玩了！”早早地想自己的辙。我觉得这一生最大重要的人生体验之一，就是能够领会听懂这句话的各种变调，尽快说服自己适应新境遇：走人换场子或者耐下性子坐冷板凳。

走人换场子，是找另一拨人一起玩，结束走下坡路的日子，企稳向上，这点谁都懂。

坐冷板凳，也是常事，有时换不了场子，只有坐冷板凳。前提是不想当秋菊不觉得自己是窦娥，就能坐得住。常有人说：叶延滨呀，你写了几十本书，哪来那么多时间呀！说真的，一半是坐在冷板凳上写出来。冷板凳不可怕，不就是没有理你吗？不就是让你干不了该你或你想干的事吗？然而，谁能让你，眼读不了书，手写不了字，脑子想不了问题呢？中国会越来越民主，社会将越来越开明，不该再有文字狱了，不会有老虎凳了，但恐怕在可预想的日子，坐冷板凳，老板和领导客气地对你说出那句话的各种版本，完全仍有可能！

“不同你玩了！”一群孩子对着那孩子叫。那孩子突然转身大声回答：“我自己玩！谁怕谁呀！”

啊，这就是今天的孩子，我那时也该这么大喊一声：你以为你是谁呀……

茶和咖啡的对话

10月到欧洲出访，这次旅欧之行几乎就是对话之行。先是随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到柏林，出席中德文学论坛。然后转机到法兰克福，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书展结束后，受邀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欧罗巴利亚艺术节活动。前后10天的时间，坐了6趟飞机，进行了6次讲演，这在我的经历中，应该是一种新的体验。

新在哪里呢？20多年前，我第一次出访欧洲，是随同文化部长王蒙和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冯至先生访问意大利。参加开幕式后主要日程是观光，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是日本人？哦，中国人！”听得我不耐烦了，后几天我干脆换上了人人都认得的北京布鞋在罗马街头晃荡。看得多，说得少，也没有人想听你说什么。随后的出国访问，说的内容渐渐多了，从各说各的，到互有对话，从互有对话，到有了分歧争论，但总的说来，还是用眼睛的时间比用嘴的时间多。扩大视野，增长见识，依然是中国作家出访的主要目的与成果。

这次出访德国和比利时，走马灯似地参加文学论坛、国际书展和艺术节在三地举办的三项不同的文化交流活动，非常直接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大步走上世界大舞台的风采。同时也发现，出访日程表几乎没有观光参观，对话、座谈、讲演成了主要的工作任务。也许是变化刚开头，也许事情本来就会这样，文学的对话交流，远比参观采风要麻烦。当欧洲人再不会把大街上的中国观光客误认为外星人的时候，要让他们理解和了解中国人的心灵和文学，依然是一次有趣而艰难的探险，对双方都如此。

我在法兰克福书展的讲演后，听众提出问题：你们派了近百名作家来法兰克福，有什么作用？不是有翻译，用作品说话就行了嘛！我首先肯定了翻译的重要，但我也讲了一个故事，来说明面对面交流不可或缺。我讲了我在波兰的一次经历。华沙诗歌节上一位波兰演员上台朗诵叶延滨的作品《飞机与石头》，我一听就懵了，我没写过这个题目诗啊？赶紧了解情况，才知道译者是从德语翻来的，而德语好像又是根据一个英译本翻译，原诗的题目是《立体与平面》。于是当主人请我上去与听众见面并谈感想的时候，我说：“在中国有个笑话，说晚上军队急行军，班长向后传口令‘加快脚步’，睡意朦胧的士兵，迷迷糊糊向后传话，传到最后一个时，口令变成了‘回家结婚去’！我写的中文诗是那个‘加快脚步’，刚才诸位听

到的诗是‘回家结婚去！’”听众笑了，在笑声中，我也感到一种理解的温暖，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并不天天都阳光明媚，网络和报纸传递着各种走调的信息。

交流也需要一种互相的理解，当然首先自己要宽容与多换位思考，我时常提醒自己注意这一点。在柏林举办的中德文学论坛上，汉学家顾彬先生在我之前发言。他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了严厉批评，有的不无道理，有的也过于偏激。比如他认为1992年以后中国人和中国作家都一心想发财，诗穷而后工，还是过贫困的正常生活好一些。他还说中国还有些优秀的诗人，他已经把中国所有的优秀诗人都请到德国来访问并翻译出版了他们的诗歌，所以他演讲的题目是《德国是中国诗人的家园》。我在他之后发言，也要谈中国当代诗歌，我不对此作回应，就容易被误认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我考虑之后，决定把回应分开进行。一是在休息时间找到顾彬，我告诉他：“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与您有通信，当时你写信订阅《星星诗刊》。该算老熟人了。”顾彬有风度地与我握手。然后我说：“作为老朋友，我不同意您对1992年邓小平先生提出发展市场经济，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这个重大决策的批评。大概绝大多数中国人听到您那番话也会因此对您反感，希望您不要再这么讲了，因为您是我的朋友。为什么一定要中国人和中国作家继续过穷日子呢？人们会说，德国的歌德一辈子过着富豪生活不也是大作